

中庸看似平常，但绝不平庸。它始终追求适度的状态，并根据不同的时间、地点和条件践行中道。心怀中庸，让人“盛时常作衰时想”，以便留些余地——既给别人留，更给自己留。



世说 心语

中庸心

◎陈广胜

“增之一分则太长，减之一分则太短；著粉则太白，施朱则太赤”，这是宋玉《登徒子好色赋》里的名句，用来描写楚国的一位邻家丽人。但从字里行间，我居然想起千年传承的中庸之道。

中庸怎么会与美女挂上钩？只因它的精髓是恰到好处，就像赋中“东家之子”不可增一分、减一分。人的行为也如此，不怯懦且不鲁莽，才叫勇敢；不吝啬且不奢侈，才叫慷慨；不木讷且不油滑，才叫风趣，否则都将过犹不及。

中庸的内涵，当然不是一两句话可以道尽。自从孔子发出“中庸之为德也，其至矣乎”的感叹，后人对它作了多番阐释。汉代郑玄说：“中庸者，以其记中和之用也”。宋代朱熹注解道：“中者，不偏不倚，无过无不及之名。庸，平常也。”虽然理解的角度有不同，但本质上是不走极端，始终追求适度的状态。

不过，中庸的概念并非中华文明所独有。乔达摩·悉达多因琴弦松紧的音色变化悟道，于是转为不急不缓的修行。他放弃原先一天只吃一粒麻麦的苦修方法，开始接受牧羊女的乳糜。佛陀后来说：“自我享受是一个极端，自我折磨是另一个极端。放弃两端就是中道，它让人宁静、智慧、觉悟和解脱。”亚里士多德也认为，人的行为分过度、不及、适度三种状态，适度即中庸是“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”。

由此可见，中庸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。世界毕竟是对立统一的，只顾一头，不及其余，往往失之偏颇。中庸心讲求相对均衡，故注重统筹兼顾，在思想、行为上不偏激又不保守，特别强调分寸的拿捏与掌握。

中庸这个词汇，现在已提得较少，但由于历史上儒学的兴盛，它扎根于国人的心灵深处。比如，做人外圆内方、刚柔相济，便是处事层面的“执两用中”。《论语》有关君子“五美”之论：“惠而不费，劳而不怨，欲而不贪，泰而不骄，威而不猛”，则体现了中庸的精髓。不仅如此，治国理政也离不开中庸。德刑相辅，宽猛相济，是两种治政手段、风格的有机结合。把握好其中的火候，自显中庸心的高明。

那么，中庸是否像求解算术平均数，凡事取一条绝对的中间线？假如这样，就成了僵化。中庸讲求“时中”，根据不同的时间、地点和条件践行中道。“中”的标准因时而易，这好比热与冷是温度的两端，但冬天烤火、夏天饮水却合乎中道。随着情况的变化，中庸是灵活的，能张能弛，可进可退，从而不断适应改变了的现实。

拥有一颗中庸心，着力于当下，却着眼点于长远。人是起起落落的，可常常意识不到，以致得意时无所顾忌，专干一些过分的事，最终自掘坟墓。宋代法演禅师说：“势不可使尽，使尽则祸必至；福不可受尽，受尽则缘必孤；话不可说尽，说尽则人必易；规矩不可行尽，行尽则事必繁。”心怀中庸，不正是心悟“四不”？它让人“盛时常作衰时想”，避免偏执行事、过度透支，以便留些余地——既给别人留，更给自己留。

无须回避，中庸也挨了不少骂。鲁迅先生就认为它导致保守、卑怯的人格，“遇见强者，不敢反抗，便以‘中庸’这些话来粉饰，聊以自慰。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，看见别人奈何不得，或者有‘多数’作他护符的时候，多是凶残横恣，宛然一个暴君，做事并不中庸；待到满口‘中庸’时，乃是势力已去，早非‘中庸’不可的时候了。”

但这里的中庸，应加一个引号，不可否认，我们民族的若干劣根性有着文化“病根”，中庸也因之遭抨击，常被视作缩头藏尾；甚至那些被习俗磨去棱角的世故，也被贴上中庸的标签。然而，被谴责的种种却是“伪中庸”，完全是变种乃至被妖魔化了。若以此鞭笞中庸，明显打错了板子。

真正的中庸心秉持原则，其实极具担当精神。正如《礼记·中庸》的一段话：“故君子和而不流，强哉矫！中立而不倚，强哉矫！国有道，不变塞焉，强哉矫！国无道，至死不变，强哉矫！”“强哉矫”是对强者的感叹词。一个信守中庸的君子，追求中道、中和、中正，因而从精神上不会随波逐流，必然拒绝不负责任的和稀泥。这无疑由独立人格所支撑，体现了一种卓越的品质。

中庸看似平常，但绝不平庸。虽然儒家中庸思想不乏过时之语，其精神内核却丝毫不缺现代价值，中庸之道也渗透于人们生活的全过程。有则故事讲某人赴宴，菜肴淡而无味，朋友便撒上一点盐，菜立刻变得鲜美。此人暗想，盐真好吃，要是再多放一些，岂不更加美味？回家后，他拿起盐罐就往嘴里倒。这样的笨人，不会有现实版，可此类情形到处可见。和菜肴一样，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“盐”，关键是要放多少。心怀中庸，目的是将“度”为准，唯此才不会片面，少有方寸的一天。

写意人生

“师傅，您包里的红酒是带不进地铁的，安检会无法通过。”我说。

“那怎么办？”师傅着急了，这酒是老同学送的，很珍贵。

我笑着说：“这样吧，我也不是很肯定，不如我们打个赌，如果您顺利通过安检，我就输您100元，要是带不进，您输我100元。”

“好！就这么办！”师傅大笑，很痛快地答应了。

接下去，我们师徒俩分别开始紧张：师傅一心想坐地铁，又担心会被这瓶酒影响；我则紧张这100元。

我正想着，只见师傅已经将包放上了安检台。眨眼间，包过了安检，工作人员竟没有拦下。师傅很潇洒地将包拿起，回头笑着瞄了我一眼。

我当时的直觉是“错了”，便朝安检人员望去，谁知，已近22点，两位安检员，一位在打瞌睡，一位在玩手机，没有人盯着安检屏幕。我当时想，

他若不是我师傅，而是我同学、朋友之类的，我肯定上前提醒安检员包里有酒，恶作剧一下。

边想边跟着进站。

在安检口边上，看见竖着地铁禁带物品的规定，这才发现红酒是可以带的，但不得超过6瓶。

事已至此，我还是识相地从包里拿出一张崭新的100元，递给师傅。师傅立刻说：“算了算了，开开玩笑的！”

我说“不，输了就是输了，愿赌认输！”

师父会意地笑了，将我这100元塞进口袋。

其实，这句洒脱的话，并不是我的原创。

去年，有一次，我们从绍兴开庭回来。路上，我感叹杭州近来喜事连连，亚运会和G20都将在杭州召开。谁知，师傅很诧异地反问：“怎么会是G20，不是APEC吗？”

师傅是享誉全国的大律师，尤其以雄辩著称，所以，当

打“赌”之乐

◎铁蛋

他对一个结论产生质疑时，除非我有充分的把握，不然都是习惯性地坚信他的权威。

可这次不同，我很有底气地说：“您若不信，我们以100元为赌注吧！”

“可以啊。”师傅干脆利落地答道，口气中，似对我的“挑衅”有所不屑。

我紧张地拿出手机，问了下“度娘”。果然，杭州即将举办的是G20！记得当时我激动地叫了出来：

“哈哈，是G20，您错了，不信您自己看。”

师傅缓缓地接过手机，笑着说：

“嗯，看来我是记错了。”

师傅是我的偶像，在我眼里，他从不会错，而那一刻，错误就摆在面前。不容易。我当时得意地早已忘记了赌注。

谁知，师傅拿出钱包，取出100元，很干脆地交到我手里。

“我是开玩笑的，您还当真了啊。”我不好意思了，降低了说话的嗓音。

“当然喽，输了就是输了，愿赌认输！”师傅很坚定地说。

于是，我便不好意思地收下了，虽有取之不当的感觉，但心里还是很高兴的。当时，我想到师傅的一段话：“一个人可以认输，但不能服输。因为认输是一种尊重事实、尊重对手的气度，律师需要具有认输的气度。”

师傅的愿赌认输，值得我谨记终身。所以，今天我们俩再次打赌时，我输了，便须主动认输。

有一类赌，我们打过多

次，就是站在动车或高铁的月台上，我们猜车是从哪个方向开过来的。有一次，师傅说对了，在我追问下，他承认自己“作弊”了，在进站前，他已刻意留意了路牌，便已知南北。那时，我们俩都笑得特别开心。在佩服“姜还是老的辣”之余，我琢磨，下次不要提前准备个指南针以备万一呢？想着想着，笑得更开心了。

作为律师，工作的繁重和

压力，是不言自明的。每次跟师傅去外地开庭或会客，行程都非常紧凑。他以严谨而闻名，在带着工作任务出门时，更是不苟言笑。一旁的我，那是要全程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，不敢有一丝怠慢。只有在回程的途中，还算比较轻松的，有时会看书看报，聊天睡觉。

不少熟知师傅的同事都

觉得我和师傅的对话和欢笑，是比较的。

其实，这也是我一直追求的一种师生间的相处之道，因为我觉得师傅实在太累了，平时应寻找些快乐的点儿，起码应觅到片刻的休憩时间。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健谈与嘻哈，让师傅感到娱乐的同时，也让自己逐渐消除对他的紧张感。

当然，我们一般只“赌”，却不下注。那两次是例外，一输一赢，算是两清了。闲暇时，偶尔和师傅打个“赌”，成了我俩的娱乐节目，个中饶有回味。

思绪点滴

雪地遗痕

◎应红枫

在我的记忆中，我所住的海边渔村，从来没有下过一场像样的大雪，也许是波涛咸涩的声音，提前融化了飘落的雪花。在舟山群岛，即便是冬天，也很少见门前堆起厚厚积雪的时候。

让我记忆深刻的那场冬雪，其实也并不大，踩上去，也就刚好没过鞋子而已。但是许多年过去了，每每想到那个冬天，依旧令我心怀愧疚。

那一场冬雪，纷纷扬扬地下了整整一夜，渔村的每一个角落，以及小村子外的树林，一夜间被点缀得银装素裹，以至于河岸边那座陈旧砖窑的烟囱里冒出来的烟尘，似乎也成为了一串串白雾。

银白的道路，银白的树木，还有门前那片宽阔的田野，都闪现着一片洁白的亮色。只有在覆盖着积雪的枝头上啁啾着的小鸟，成了这个白雪世界里最活泼的生命。

一群孩童，呼叫着奔跑而出。像是有预先的约定，小巷口，屋弄里，很快地冒出一个个小脑袋，向渔村那块空寂的操场上汇集而来。他们清亮的笑声一路传来，荡碎了停留在小路两侧树枝上的那份静谧，平整而光滑的雪地也顿时在这片欢笑声中破碎，留下一行行脚印。

不多一会儿，雪地上大大小小地站立起来了一群体态矮胖、皮肤白皙的雪娃娃。雪地上更加热闹起来，孩童的脚印如一群群游鱼在小树林里穿梭奔走，寻找一份无拘无束的快乐。

不知谁，第一个从地上抓起一团雪沫，向前扔去。雪沫打在了小树的枝梢上，又纷纷扬扬的洒落开来。大家欢呼着跑过去，跑过去，震荡得小树林都不安地抖动起来。在不远的地方，已经有人捡起雪

团向对方漫无目的地扔将起来。一场混战，每个人的衣领、袖子上，都成了一片白花花的冰雪世界，甚至头发上、眉毛上，也挂上了亮晶晶的冰屑。每一场战争，展现笑容的总是胜利者，女孩子总是在扮演失败者的角色。在操场东侧的小树林旁，一位如溪流般清纯的小女孩，一双冻红的小手捏住挂满冰屑的衣角，木然委屈地站在雪地里，泪汪汪的。

静谧的雪地，已经被这群孩童的嬉闹冲撞得伤痕斑驳，如同那位被伤害的小女孩，独自在小树林的角落里，神色黯然。雪地上，只留下一片杂乱的脚印，晶莹的雪沫被践踏，被冰冻……

当我从沉思中抬起头来，已经是十几年后。窗外依旧是那个残雪纷飞的冬天。

渔家小院的廊檐下，当年在雪地上备受委屈的女孩正在飞快地织补着冬汛的渔网，一行行网眼在她手指间迅速地延伸开来。我在一旁静静地看着，偶尔闲扯一二句。而女孩的心思好像被没完没了的网眼套住了，挣脱不出来，回答我的，只有海边咸涩的寒风。当说起童年的那一次雪地游戏，我正为自己的鲁莽而深表歉意时，女孩抬手抹了一下短发，轻声说道：不知道什么是委屈的年龄，其实所受的委屈也是一种快乐。

最近一次又碰到她的时候，是在街上，女孩的身边多了一个可爱的小男孩，腼腆得几乎和当年雪地上的女孩一模一样，肩上背着一个海蓝色的书包，在我身旁站下，甜甜地叫了我一声“叔叔”。

码咱自己的事

堂哥办“春晚”

◎张锦清

两个月前的一天，堂哥开着奥迪轿车到城里找我，说是过年要在村里搞台春节联欢晚会，要我帮忙采购一些设备。那天，堂哥花了好几万元，买了电子琴、电吉他、架子鼓、调音台和音响等等。

堂哥说，托富民政策的福，他这几年倒腾着收粮食、卖瓜果蔬菜等，也算发了家，很想通过什么形式表达一下自己对父老乡亲的感谢。堂哥喜欢唱歌，他儿子上大学时学会了弹电子琴，儿媳在分校当音乐老师，女儿、女婿也经常随邻村的唢呐团外出演出，就连他7岁的双胞胎孙子、孙女在暑假里也学会了跳拉丁舞。“有这么好的资源不利用就太可惜了，因此我

就有了办‘春晚’的想法。提出来后，家里人全票通过！”

堂哥今年50多岁，是个地道的农民，但堂哥在村里可是个能人。别人种庄稼不是种平常的玉米、小麦，就是种花生、红薯什么的，他却捣鼓着搞蔬菜大棚，试验立体种植。别人学他时，他又倒腾着做土特生意了。因为他脑子灵活，观念超前，接受新生事物快，虽然也经历过不少挫折，但他越挫越勇，日子也越过越好。

我在堂哥家的小洋楼里观看了他们的彩排。他家三楼是连通的大间，俨然是一个小型演播厅。“观众席”上已坐了不少乡亲，迎面墙上挂着条幅：“2016‘春晚’倒计时10天。”

堂哥打架子鼓，他的儿子

弹电子琴，儿媳调音，女婿弹吉他，女儿主持。

节目很丰富，有歌颂党的恩情的歌曲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，还有《常回家看看》《知心爱人》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，戏曲《夫妻双双把家还》《谁说女子不如男》等，有独唱、合唱、对唱。自编的移风易俗小品《过年》十分喜乐，扇子舞、恰恰舞、拉丁舞则让村里人大开了眼界。如果不是亲临现场，我想不出堂哥一家竟然有这么一手。堂哥兴奋地告诉我，村里人得知他要办“春晚”，都非常支持，每次彩排，总有多乡亲来捧场并提出建议。

看着堂哥高兴的样子，我说：“哥，过年正式演出时，我带家人都回来给您捧场。”堂哥像个孩子似的连连说好！

往事如昨

理发店里过夜

◎邓梓鑫(82岁)

上世纪60年代，那时出差到上海，最担心的是晚上到什么地方睡觉。

记得那次，下午排队排了很久，眼看天要黑下来了，又要吃夜饭了，队伍还排得很长。旅馆服务公司的工作人员过来宽大家的心，用上海话讲：“大家勿要急，才有得，给奈住格。”看看天已经黑了，路灯也亮了，我看到一个拿着分配住宿的介绍信走过来的人，我问他：“啥旅馆？”对方板着脸，不高兴地说：“啥旅馆？浴室！”我想这下没有希望了，没旅馆住了，安排住浴室了。后来又走过来一个人，手里拿着介绍信，我想不要

如果一个人去上海，就只好饿着肚子排队了。

记得那次，下午排队排了很久，眼看天要黑下来了，又要吃夜饭了，队伍还排得很长。旅馆服务公司的工作人员过来宽大家的心，用上海话讲：“大家勿要急，才有得，给奈住格。”看看天已经黑了，路灯也亮了，我看到一个拿着分配住宿的介绍信走过来的人，我问他：“啥旅馆？”对方板着脸，不高兴地说：“啥旅馆？浴室！”我想这下没有希望了，没旅馆住了，安排住浴室了。后来又走过来一个人，手里拿着介绍信，我想不要

如果一个人去上海，就只好饿着肚子排队了。

记得那次，下午排队排了很久，眼看天要黑下来了，又要吃夜饭了，队伍还排得很长。旅馆服务公司的工作人员过来宽大家的心，用上海话讲：“大家勿要急，才有得，给奈住格。”看看天已经黑了，路灯也亮了，我看到一个拿着分配住宿的介绍信走过来的人，我问他：“啥旅馆？”对方板着脸，不高兴地说：“啥旅馆？浴室！”我想这下没有希望了，没旅馆住了，安排住浴室了。后来又走过来一个人，手里拿着介绍信，我想不要

晚上睡在哪里。那人讲：“早嘞……要过的11点。”我们就坐在理发店里等，到了晚上11点，这家店终于关门了。工作人员陆续回家去了，还有一个人没有走。我问：“同志，我们睡